

试析甄士隐、贾雨村的拟名及寓意

鲍忠荣 杨营洲 邹果

(陆军边海防学院昆明校区附属藏族中学 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 《红楼梦》中甄士隐和贾雨村姓名的拟定，作者巧妙运用双关手法赋予其姓名以外的深层意蕴。甄士隐名费，字士隐，其拟名当本于《礼记·中庸》：“君子之道费而隐。”意为君子之道广大而又精微。脂批指出：“甄”谐音双关“真”，“费”谐音“废”，“士隐”则“托言将真事隐去也”。准此，则甄士隐双关“真废（物）”，将“真事隐（去）”的言外之意。贾雨村名化，表字时飞，别号雨村。其拟名当本于《孟子·尽心上》：“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脂批指出：“贾”谐音双关“假”，“贾化”谐音“假话”，“时飞”谐音“实非”。准此可推，别号“雨村”亦当谐音“语村”，即村粗之语，贾雨村即谐音“假语村（言）”或“假语存（焉）”。甄贾二氏是作者苦心经营的结晶，负载着深刻而丰富的意蕴。

关键词 《红楼梦》；《礼记·中庸》；贾宝玉

一、真假两极的价值承载

甄、贾二姓负载起了《红楼梦》的一个重大意蕴，即真——假的价值判断和真——假的对立统一。《红楼梦》第一回中甄士隐梦到太虚幻境牌坊，两边的对联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蒙府本于此有特批：“无极太极之轮转，色空之相生，四季之随行，皆不过如此。”揭示的正是真——假、有——无、色——空的对立和转化。第五回“开生面梦演红楼梦”，再次特出此联，再次点醒读者眼目，足见此联之重要。另外，第十八回“贾元春归省庆元宵”，贾妃点了四出戏，第三出是《仙缘》，脂批云：“《邯郸梦》中伏甄宝玉送玉。”由此可知八十回后当有通灵宝玉丢失，甄宝玉将玉送还，甄、贾宝玉相会的情节。《仙缘》是明代剧作家汤显祖《邯郸梦》第三十出，写吕洞宾度卢生至仙境，与另七个仙人相会，当与贾宝玉的最终结局相关，惜八十回后不传，今已难知其详了。

二、以假存真的婉曲表达

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曹雪芹的一腔忧愤，无法直抒胸臆，只能婉曲表达。从甲戌本独存的《凡例》开始就刻意使用障眼法，如用纷歧的书名掩盖旨意；点明不欲着迹于方向，特避其“东南西北”字样；强调“此书不敢干涉朝廷，只是着意于闺中”；声明“作者本意原为记述当日闺友闺情，并非怨世骂时之书矣”。第一回又说此书“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作者以“虽……亦不过”的让步表达，刻意淡化了转折意味，从而掩盖“实录其事”。“大旨谈情”是假语，“实录其事”是存真，深谙此书创作底细脂斋在此旁批：“要紧句！”提醒读者着意。

曹雪芹由虚而实，将“真事隐”与“假语存”分配予甄贾二人为姓名，以假存真的婉曲之意，正是通过二人姓名双关的言外之意表达的。真事已废（取舍、变形、改造、虚构），已被隐去，故“甄费字士隐”。而“假话实非”，表面上看，《石头记》假话也，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假语可以存真，故“贾化表字时飞，别号雨村”。诚如周汝昌所言：“作者雪芹巧用谐音之理明示读者，书中演说之故事背景全在一个真者废，假者化而成真也。”

三、关涉全书的结构功能

甄士隐和贾雨村是《红楼梦》第一回世俗世界故事率先登场的人物，关涉全书艺术结构。《红楼梦》首回即是“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程高排印本末回是“甄士隐详说太虚情、贾雨村归结红楼梦”。《红楼梦》起由甄贾，程高本结自甄贾，整理者注意到了甄士隐和贾雨村这两个人物在整部作品中的结构功能。甄贾二氏关涉全书艺术结构自是无庸讳言，然而《红楼梦》恐非程高本那样归结。按前八十回脂批多次透露，末回当是以“警幻情榜”作结，然而全书具体如何归结已难详知。

甄士隐正面出场，在前八十回中仅见于第一回。该回着重写了甄士隐一家的荣枯和甄士隐入道的结局。甲戌本有脂批云：“不出荣国大族，先写乡宦小家，从小至大，是此书章法。”又

批曰：“（甄家）本地推为望族，宁、荣则天下推为望族，叙事有层落。”第二回叙完甄家之事，又批曰：“士隐家一段小枯荣至此结住，所谓真不去假焉来也！”这就启示我们：全书是以本地望族甄士隐家的小荣枯，引出天下望族贾家的大荣枯，甄家亡人散正是贾府家亡人散的预演，而甄士隐的彻悟出家，也预示着小说的主人公——贾宝玉相类似的结局。

再说贾雨村，切莫小觑了这个人物的作用，他身上绾系着几条关系全书的线索。“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一回中，贾雨村“正邪两赋”的高论，领起的正是甄、贾二公子的交相辉映的线索；起复金陵城，乱判葫芦案，领起的正是林、薛二小姐进京入府的线索。此外，护官符中“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四大家族，也是由他牵起。

四、甄贾二人的形象寄寓

甄士隐和贾雨村作为《红楼梦》的两个人物形象，具有独立的典型意义。通过塑造这两个人物形象，雪芹把笔触伸向贾府之外深广的社会生活，深刻反映了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甄士隐和贾雨村代表了中国古代士阶层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价值追求和人生道路，即仕（入世）与隐（出世）的选择与追求。

甄士隐“禀性恬淡，不以功名念”，是一个隐于市井的乡绅，读书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为了养性怡情。甄士隐的拟名本于《礼记·中庸》，《礼记》疏云：“遭值乱世，道德违费，则隐而不仕。”古人有云：“邦无道，士则隐。”甄士隐本过着恬然自安的乡绅生活，岂料爱如掌珠的英莲被拐，葫芦庙的一场大火又殃及池鱼，将他的家产烧成了“一片瓦砾场”。接二连三的厄运降临，加之投岳丈不着，反遭其辱，正所谓隐无可隐，在跛足道人的点化之下，心中彻悟，随疯道人飘飘而去，走完了他从隐士到出家的人生历程。

“抱负不浅”的贾雨村本是寄居在甄家隔壁葫芦庙内的一个穷儒，一心想要进京求取功名，发迹后娶了甄士隐家的丫环娇杏为二房。如其所吟之联：“玉在匣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贾雨村自比待价而沽的美玉，待时而飞的玉钗，是一个热衷仕途的人。中举出任为官后，“虽才干优长，未免有些贪酷之弊，且又恃才侮上”，不上一年，即被同僚参了一本而遭革职。在林如海家坐馆，学生即是林黛玉。后来朝廷“起复旧员”，得贾府之力谋补了金陵应天府知府，从此平步青云。然而据脂批透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贾府败落，贾雨村也因自己贪赃枉法而落得了“因嫌纱帽小，致使枷锁扛”的可悲下场！

贾雨村和甄士隐，一个心在白云，一个身在青云，代表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仕（入世）与隐（出世）的选择与追求，寄寓了曹雪芹对社会、人生的关注与思考。

参考文献

- [1] 苏萍. 解析《红楼梦》中仕途儒生贾雨村的人性蜕变[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40(2).
- [2] 邱雨梅. 论甄士隐与贾雨村的文化人格[J]. 红楼梦学刊, 2009, (1).